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

宋史三百七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魯國公領經筵事都總裁

黎

向子諲

陳規

季陵

盧知原

弟法原

陳楠

李璆

李朴

王庠

王衣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敏中玄孫欽聖憲肅皇后再從姪也元符三年以後復辟恩補假承奉郎三遷知開封府戚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獄空覬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劾

以他事勒停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
淮南仍歲旱漕不通有欲濬河與江淮乎者內侍主
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
數百里河高淮數丈而欲濬之使平決不可曩有
司三日一啓閘復作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
之法加以應奉往來啓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
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召
對除淮南轉運判官以戶部奏諸路起發上供不及
數降一官七年入爲右司員外郎不就以直祕閣爲
京畿轉運副使尋兼發運副使建炎元年今人犯亳

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遣金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
河外金人遽以亳宋等州守禦所牒報之約日索戰
語極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遣
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
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勅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
諲檄郡守馮詢提舉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
遣甥劉達賫手書來子諲不啓封焚之械繫達于
獄遣子澹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
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
副使子諲言去歲劉順奉淵聖蠟詔令監司帥守募

兵勤王臣卽鏤板徧檄所部而六路之間漠無應者
間有團結起發者類如兒戲姑以避責而已惟淮東
一功。親率諸司粗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占各錢物
不肯供億殊不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臣當時恨無
利刃以加其頸今城中失守二帝播遷儻賞罰不行
恐金人再爲邊患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翫
習故常恬不知畏將何恃以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
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廢格不勤王及名爲勤王
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命諸路提刑司寃實以聞九月
子諲罷以素爲李綱所善故黃潛善斥之明年知夔

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爲平章軍國事子諲乞致
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禁卒爲亂縱火
掠市出瀏陽縣子諲遣通判孟彥卿等進及攸縣平
之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諲聞警報率軍民以死
守宗室成中郎聿之隸東壁子諲巡城顧謂曰君宗
室不可效此曹苟簡聿之感激流涕金人圍八日登
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坐敵至失守
落職罷轉運副使賈收言子諲督兵巷戰又收潰卒
復入治事帝亦以子諲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科詔
復職紹興元年移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劇盜

曹成據攸縣子諲軍于安仁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
又遣將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遂巡不敢南向者百
餘日諸郡遂得割獲旣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
擁衆而南子諲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
騎入賊中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
司都統制馬廣遣人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
子諲詔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方避地湖南以書
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可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
陷于賊復加收用起知廣州時恐賊度嶺故就用子
諲守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尋起知江州改江東轉

運使進秘閣修撰江東當餉劉光世軍適劉豫入寇
光世軍合肥以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合肥具見
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制徙兩浙路爲
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
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旣而子諲奏
金國報聘及奠朱震事反復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
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
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諲欵語子諲復
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
丞當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

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稍解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已和戎未聞甚於此時宜却勿受忤秦檜意乃致仕子諲相家子能修飭自見於時友愛諸弟置義莊贍宗族貧者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僞詔至虹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獨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子諲言於朝易端益文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薌林卒年六十八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為盜犯隨郢復等州規為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却之既而在復與進合以砲石鵝車攻城東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去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為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羣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

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為誓而去董平引眾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犒規斬進授居正兵為前鋒大破之升祕閣修撰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二品服供升徽猷閣待制時桑仲剽略襄漢間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于朝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為王彥所敗仲怒從數百騎來譙明明殺之奔劉豫以書招規規械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積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

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顯謨閣直學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復起知德安府坐失察吏職鑄兩官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為死

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且明令候募
土人鄉導間諜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師至金
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胄與錡巡城督
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
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
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果劫中其砦
殲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問
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
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
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

亦死不如進為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
守况汝曹耶兼金營近三十里兀朮來援我軍一動
金人追及老幼先亂必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
侵擾江浙震驚平生報君反成誤國不如背城一戰
死中求生可也已而兀朮至親循城責諸酋用兵之
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朮下令晨飯府庭且折箭
為誓并兵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遊擊規
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鬪時
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蔑
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

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算兀术宵遁鎡奏
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即廣羅粟麥
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至
是得其用成鎡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
撫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規在告吏抱文書入卧内
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董之郡城通判董之語畢而
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
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
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
砦寇至則堡聚捍禦無事則乘時出作射士皆分半

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
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
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
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列以聞詔置嘉獎之仍下其法於
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
規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振施
家無贏財嘗為女求後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
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
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
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

下為諸守將法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
加封智敏

季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
太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
舒城縣未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高宗即位
從至揚州建炎二年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
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奉九廟
神主負之以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三年六月淫
雨詔求直言陵言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怨氣所
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

其可忽邪臣觀廟堂無擅命之臣惟將率之權太盛
宮闈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擁兵自
衛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王之師一至凌轢官吏莫
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干陽也宦寺縱橫上
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為戒矣比聞復召藍珪黨與相
賀聞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以干陽也洪範休
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狂恒雨若急恒寒
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也前日倉卒
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薦享有闕
畱神御於河澣安奉後時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

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其計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寃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道路之言謂鑿輿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無是事假或有不幾於狂乎軍興以來旣結保甲又改巡社旣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誅求焉不幾於急乎此皆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時除梁揚祖爲發運使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乃以起居郎綦崇禮權給事中書讀陵封還錄黃又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召諸道兵以爲援畱將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

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蹕爲名棄城池以予敵使生靈墮塗炭財用填溝壑時張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太平州未行落職與祠數月復職除知温州又改中書舍人皆力辭范宗尹薦其才命知臨安府復爲中書舍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為可朝廷以為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為不可朝廷以為可故弛

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惟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慤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徃徃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為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

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寺額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賞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人徃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願浩既去勝非未至

敵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
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為經畫以待今日非論安危
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詔劉
洪道趣往池州措置防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任偽
楚故凡受僞命者皆錄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夫
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
加技搃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臣試
舉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黨助巨奸由詭道
以號食寵榮者不知幾何人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不
知幾何人苗劉專殺拱手受制不知幾何人以義責

之固不容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筆墨者文致其
罪既得惡名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
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青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
國愛人勿復言詔榜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
陵承望宰執風旨罷官提舉杭州洞霄宮紹興元年
復右文殿脩撰二年詔內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
朝廷誥牒非彊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彊取於
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
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
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彊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

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閉心賊至則偽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為一遇勝以一為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大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夫彊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走耳當議者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

竭取民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復徽猷閣侍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眾數千僭號作亂陵入境誘其徒曾衮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則謂凡受僞命者皆當進用臺諫不當復以為言攻張浚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陝以西將不知有陛下君子皆不謂然也幸醫王繼先授榮州防禦使陵草其制

時論亦以此少之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因近臣薦赴都堂審察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築城亘二十餘里王黼當國費出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闕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效甚休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爲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直秘閣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升秘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言者劾褫職歸吏部高宗卽位復龍圖閣知温州時葉濃陷建州揚勅陷處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浚隍聲勢隱然帝東幸知原繇海道轉粟及金繒十餘萬至台州召見稱獎擢右文殿修撰管内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王師討范汝爲召爲添差兩浙轉運使罷提舉太平觀都督孟庾辟爲參謀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官唐輝言知原爲政乖謬詔復爲都督府參謀官章再上遂以舊職奉祠紹興十一年十月卒弟法原

法原字立之自知雍立縣積官太府少卿賜同上舍出身使遼還遷司農卿賜三品服爲吏部尚書以官

秩次第履歷總爲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坐王黼累罷爲顯謨閣待制紹興元年提舉臨安洞霄宮張浚承制起知夔州尋爲龍圖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爲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燮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欲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爲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劉錡上之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會兀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不餽糧不銓錄立功將士帝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于軍始法原爲川陝宣撫使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法原蓋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

陳桷字季壬温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雍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

桶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桶奏帥臣自斃桶
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桶知
變釋之叛兵既調行迺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
以安建炎四年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
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三年召為金部員外郎升郎
中時言事者率手舉細務略大利害桶抗言今當專
講治道之本脩政事以攘敵國不當以細故勤聖慮
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選
監司重其權又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
於得人心脩軍政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
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郡縣老以厚風俗凡宮室車
馬衣服器械定為差等重修靡之禁八年遷福建路
轉運副使十年復召為太常少卿適編類徽宗御書
成詔藏敷文閣桶以為舊制自龍圖至徽猷皆設學
士待制雜厭著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至徽猷在
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議者疑其不倫直敷文
閣者綴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太卑欲參
酌取中並為一列不必相遠庶幾名位有倫仰稱陛
下嚴奉祖宗謨訓之意又言裕祭用太牢此祀典之
常駐蹕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

詔旨復用太牢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
安郡王出閣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楠等議
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
禮例上之或以爲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已意
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
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並罷尋以楠提舉
江州太平觀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
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瘵楠請於朝以今之戶數視
承平時纔二十之一而賦須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
金房兵叛楠遣將平之而後以聞漢水決溢漂蕩廬

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無虞以疾乞祠除秘閣
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四年改知廣州充
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楠寬洪
醞籍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為
寓里士之寅緣攀附者無不躡登顯要楠以立螭之
舊為人主所知出入頗挫晚由奉常少卿擢權小宗
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相
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楫汝賢汝諧孫峴以詞學擢
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第調陳州教授入為

國子博士出知房州時既權官荼復疆民輸舊額貧
無所出被擊者數百人璆至即日盡釋之宣和三年
廷議將取燕璆聞之曰百辟卿士一倡共和國家安
危其幾在是上疏切諫大略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
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為力然趙普
輩無敢贊其決者蓋識天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今
承太平之業父老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闕於
漢疏奏不省及燕既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赦還
為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銅
宜少寬之宦官譚稹出師河北以無功廢將復進用

璆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州縣不能制至河北無見
糧軍士洶洶璆條奏十事忤大臣意罷紹興四年以
集英殿脩撰知吉州江西兵士系剽悍璆始視事有相
挺為亂者亟捕誅首謀者撫循其餘大布恩信境內
遂安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
城多毀璆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
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修田萊以荒璆
率都刺史合力修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于
堰所間遭歲饑民徙發倉振活無慮百萬家治蜀之
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李朴字先之虔之興國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鞫忌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然無懼色旋追官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王音謂朴曰某事豈便於國乎某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純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有旨召對朴首言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互相排擊事失今不治必至不

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已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願詔勿以王氏為拘則英才輩出矣蔡京惡朴鯁直他執政三擬官皆持之不下復以為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論朴為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為肇慶府四會令有奸民言邑東地產金寶立額買撲破田疇發墟墓厚賂乃已朴至請罷之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歲凡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秘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其子

孫二人朴自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疆致之俾
所厚道意許以禁後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
不害也中書侍郎馮煦載欲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
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邪居官所至有聲在廣南
止其帥孫竢以文具勤王不若發常賦助邊破漕使
鄭良引真臘取安南之計以息邊患人稱其智朴嘗
自誌其墓曰以天為心以道為體以時為用其可已
矣蓋叙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于世

王庠字周彥滎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祖伯琪
以義聲著于鄉州有鹽井籍民煎輸多至破產惟有

祿之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之官戶而仕者誣訴之
賈恨以歿父夢易登皇祐第力成父志言於州縣不
聽言於刺史言於三司三司以聞還籍沒者三百五
十五家蠲歲額三十萬斤嘗攝興州改川茶運置茶
鋪免役民歲課亦辦部刺史恨其議不出已以他事
中之鑄三秩罷歸而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
庠幼穎悟七歲能屬文儼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
憤深切謂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毋撫柩誓言期我
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
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

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上范純仁蘇轍張商英書皆持中立不倚之論呂陶蘇轍皆器重之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元祐中呂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庠以宋邦傑學成未有薦者推使先就陶聞而益加敬未幾當紹聖諸臣用事遂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崇寧壬午歲應能書為首選京師蝗庠上書論時政得

失謂中外雍蔽將生寇戎之患張舜民見之歎其危言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庚寅行舍法於天下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為知己呂陶王吉嘗薦舉黃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為交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居田里以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終喪復舉八行事下太學大司成考定為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朝廷知其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教授賜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

力辭不受雖處山林唱酬賦詠皆愛君憂國之言太后念其姑嘗欲官庠以遜其弟姪及甥且以田均給庶兄及前母之姊庠卒孝宗謚曰賢節序宣和間以恩倖至徽猷閣直學士庠浮沉其間各建大第或者謂其晚節隱操少衰云

王衣字子裳濟南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冀二州法曹掾入為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觀望靈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批坐以害風教竄流之傳衣官尋予祠為陝

西都轉運司主管文字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通判襲慶府知濠州未行召為刑部員外郎建炎初為司勳郎中遷大理少卿三年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理獄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顧買及鹵掠以從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慮不及此也即詔自傳正彥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詔鞠之瓊不伏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服矣遂賜死釋其親屬將佐四年升大理卿初帶御器械王球為

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為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衣奏曰伏與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同詳定一司勅令刪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權刑部侍郎二年除集英殿脩撰奉祠既而趙令時應詔薦之復召為刑部侍郎為言者所格四年卒于家衣質直和易持法不阿議者賢之

論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臣有聲鎮守可謂拔于流俗者焉李陵言事不諱二盧兄弟並用以材見稱陳桷守禮知變李璆為政有惠咸足紀焉李朴不諂權威王庠志高而晚節頗衰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皆不曠其職也歟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史三百七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修

衛膚敏 劉珏 胡舜陟 沈晦

劉一止 第寧止 胡文修 綦崇禮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以上舍生登宣和元年進士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尋改教授六年召對改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以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

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金賀使果不至遂置幣而返七年復假給事中以行及慶源府逢許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勢不可往膚敏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為屈及將還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論難往復卒易以璽及受書欲令雙跪膚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爭辨踰時卒單跪以受金人積不說中道羈留且半年至豕州新城與幹離不遇遣人約相見拒

之不可遂語之曰必欲相見其禮當如何曰有例膚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焉可用北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有二君也金人氣折始曰唯所欲膚敏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偽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爲所留靖康初始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

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加賞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俾浚隍徙民入城爲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以爲恥甚者爲敵人歛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僞立叛臣僭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

約寇退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爲愧甚者爲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爲求其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僞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祿使塵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不怠報雪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秋錫宴一切罷之雖饗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精

宋史列傳二百三十七 三
誠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言行
在頗興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乞罷築承慶院昇
陽宮又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
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內侍李志道以赦恩復
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都知膚敏極論罷之初欽
宗內侍昭慶軍承宣使容機圍城中時乞致仕高宗
卽位命起之膚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闈寺於閑退
而用者遂寢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
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
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懇奏曰昔司馬

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
士光言以臣爲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爲非則臣當貶
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
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
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
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
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事
論也膚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
勿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
掌不特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封還之會

膚敏知貢舉有進士何烈對省試策謬稱臣諫官李處遜乞正考官鹵莽之罪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宮或謂膚敏在後省論事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惡故因事斥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謝曰臣頃嘗三爲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對歸得疾然猶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初膚敏久疾

卧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於隆佑太后以膚敏稱疾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卒始明其非僞云年四十九特贈大中大夫子仲英仲傑仲循

劉珏字希范湖州長興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初游太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爲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宮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修明百官豈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踰曩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

疑焉願有以慰塞羣望浩得書愧謝之宣和四年擢
監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爲尚書主客員外郎靖
康初議皇帝朝謁上皇儀欲以家人禮見於內庭珏
請皇帝設大小次俟上皇御坐宰臣導皇帝升自東
階拜於殿上則有君之尊有父之敬又謂君於大臣
或賜劍履上殿或許子孫扶掖皇帝朝謁宜令環衛
士卒侍立於殿西宰執三衙侍從等官扶持於殿上
如請帝坐即宰執等退立四隅遷太常少卿討論皇
帝受冊寶故事珏言唐太宗明皇皆親受父命未嘗
再行冊禮肅宗即位於靈武故明皇遣韋見素就冊

之宣政授傳國璽羣臣上尊號至德宗踵行之後世
以爲非議遂寢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曰陛下
即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又詘虛誕戢內侍之權開
言者之路命令旣當未嘗數改任用旣公率皆稱職
賞必視功政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後太平也
比者內降數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
弟旣有所又徹而新之長入祗候之班勢若可緩急
而成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庸才涇原委之
貪吏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花石等濫賞旣治復止
馬忠統兵累行累召此命令數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

先史及傳卷百二十七
六
議論各有所見啓擬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說恣
同寅協恭之議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內路之帥擅
作聖旨指揮行郡之守稱爲外任監當此臣下誕謾
之開端也董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分爭殿廬
此內侍恣橫之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
戒以不得再繳臺諫言事失當率責爲遠小監當此
言路壅塞之開端也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
爲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信之開端也隨龍第賞冠
帶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闕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
僭濫之開端也是十者雖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

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
善其後矣詹度都堂稟議中書舍人安扶持不可改
命珏書行珏言伐燕之役度以書贊童貫大舉去秋
蔡靖屢以金人點集爲言度獨謂不應有此遂不設
備請竄度嶺表詔予官祠李綱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
安扶又持不可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
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
衄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官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
持兩端爲綱游說提舉亳州明道官建炎元年復召
爲中書舍人至泗州上書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

一猖獗而南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
宜畱以爲衛西京舟船恐金人籍以爲用並令東下
時李綱已議營南陽珏未知也旣至極言南陽兵弱
財單乘輿無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黃
潛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潛善兄潛原除戶部
尚書珏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張慤諭旨珏論
如初詔潛厚提舉醴泉觀遷給事中論內降營繕二
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承慶院議者以爲營造
寢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議者以爲內降數出蓋
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

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孟忠厚
除顯謨閣直學士邢煥徽猷閣待制珏封還言舊制
外戚未有爲兩禁宮者詔煥換武階帝曰忠厚乃隆
祐太后族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珏持益堅忠厚尋
亦換武階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
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無一可恃維
揚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
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安臨以珏爲龍圖閣直學士
知宣州俄復爲吏部侍郎以久雨詔求言珏疏論消
天變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并陳荆陝江淮守禦之

略願申詔大臣悉屏細務唯謀守禦自京及荆淮之郡置大帥屯勁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措畫之方明斥堠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察戰艦而習之則守禦詳盡人心安天意回大業昌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王如江西詔珏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時詔元祐黨籍及上書廢錮人追復故官錄用子孫施行未盡者珏悉奏行之又言常安民張克公嘗論蔡京罪乞厚加恩至洪州疏言修治巡幸道路之役略曰陛下遭時艱難躬履儉約前冬幸淮甸供帳弊舊道路險狹未嘗介意今

聞衢信以來除治道路科率民丁急如星火廣市羊豕備造服用使農夫不得穫齊民不得休非陛下儉以避難之意也乞降詔悉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處州監察御史張延壽論珏罪珏亦上書自劾踰嶺俟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壽論不已責授祕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元年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

州縣官爲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爲職故自唐至本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間大臣欲便已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爲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以內艱去服闋再爲監察御史奏河北金兵已遁備禦尤不可不講欽宗即位又言今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歸明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遂誅良嗣又奏今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粟可積獨將爲難得請詔內外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又奏上殿班先臺後諫祖宗法也今臺

臣在諫臣下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壓爲先後遷侍御史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於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高宗即位舜陟論宰相李綱之罪帝不聽言者論其嘗事僞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震恐日具舟楫爲南渡計舜陟至修城治戰具人心始安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

拒守琪邀資糧舜陟不與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為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舜陟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保舒州授子山縱剽舜陟遣介使招降之時丁進李勝合兵為盜蘄壽間舜陟遣文舜破之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又請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范瓊自壽春渡淮貽書責贍軍錢帛舜陟諭以逆順瓊乃去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群盜攻蹂無全城

舜陟守廬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爲徽猷閣待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遷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至廬州潰兵王全與其徒來降舜陟散財發粟流民漸歸改知靜江府詔措置市戰馬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兇暴傾險罷之後十八年復爲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僖有賊爲運副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提舉太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郴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奏遣大理寺官袁柎燕仰之

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爲之哭妻江氏訴於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勅官不可不懲遂送柙仰之吏部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沈遘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從肅王樞出質幹離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陷邦昌僞立請金人攻馮澥等晦因得還真爲給事中高宗卽位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而封駁

之職不可以賞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帝如揚州將召爲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爲布衣時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邪不果召知明州移處州帝如會稽移守婺州賊成臯入寇晦用教授孫邦策率民兵數百出城與戰大敗晦欲斬邦策已而釋之時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單騎往說臯臯遂降進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降集英殿脩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宣州移知建康府甫踰月以御史常同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

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度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疆藩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爲世忠援趙鼎

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與否然晦不爲世忠所樂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爲本路鈴轄羈縻之後遁去旁結諸峒蠻歲出爲邊患晦選者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當

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欲舉八行一止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爲越州教授參知政事李邴薦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爲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是哉高宗稱善且諭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祕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

曰是直爲首啓號乃張九成也衆皆厭服遷監察御史上疏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則蔓不加察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又言陛下憫宿蠹未除頽綱未振民困財竭故置司講究然未聞有所施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心耳何病焉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爲法吏並緣爲奸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記所

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其在牙頰患可勝言哉請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庶幾絕姦吏弄法受財之弊從之踰年而書成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謂人才進用太遽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不塞之故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繇

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澂李昞耳因極陳堂吏宦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部祠即知袁州改浙東路提點刑獄為祕書少監復除起居郎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止奏將以上書助和議驟自太府丞綴從班前此未有臣乃與將同命願併臣罷之不報遷給事中徐偉遠者嘗事張邦昌為郎得知池州一止言偉遠既仕偽廷今付以郡無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雖可為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却之汪伯彥知宣州

入覲詔以元帥府舊人特依見任執政給奉一止言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帝皆為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為劉君先矣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周葵薦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敷文閣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奏一止朋附光偃蹇慢上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冲澹寡

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准機械不立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爲文不事纖刻制議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辦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爲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偉帝歎賞爲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藁五十卷子巒整從弟寧止

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甲科除大學錄校書郎建炎初爲浙西安撫大使司叅議改兩浙轉運判官苗傅劉正彥之變寧止自毘陵馳詣京口金陵見呂頤

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需以佐勤王除左司郎官辭帝復位除右司郎官給事中梁揚祖爲發運使寧止再疏論駁以添差江淮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扈從隆祐太后幸江西尋爲兩浙轉運副使錄勤王功直龍圖閣進祕閣修撰主管崇道觀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進右文殿修撰寧止言京口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秩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權戶部侍郎總領三宣撫司錢糧張浚都督諸軍以爲行府屬除吏部侍郎進徽猷閣直學

士知秀州升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卒寧止有文名慷慨喜論事當艱難時上疏言闕夫指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之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卜科薦七法激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倚立皆其顯顯者勤王之舉呂頤浩紀其有輸忠贊謀之勞寧止與一止岑皆羣從昆弟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岑敏云有教忠堂類豪十卷

胡交修字已楸常州晉陵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授泰州推官試詞學兼茂科給事中翟汝文同知貢舉得其文曰非吾所能及也置之首選除編類國朝會

要所檢閱文字政和六年遷太常博士都官郎徙祠部遷左司官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簾聽政除石文殿修撰知湖州建炎初以中書舍人名辭不至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三年復以舍人名詔守臣津發尋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入對首論天下大勢曰淮南當吾膺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帶吾脅羣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肇吾基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指臂不相救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綏疲瘵以固國本帝又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彊兵禦戎之要交脩疏言昔人謂甑有麥飯床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杭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劔椎牛發家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曰

昔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
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
百郡地欲彊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世
以爲名言李成盜江淮廷議欲親征交脩謂羣盜猖
狂天子自將勝之則不武不勝則貽天下笑此將帥
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遂格盜尋遁周祀守常州坐
殘虐免會大旱帝問交脩致旱之由對以殆祀佚罰
之故乃以祀屬吏祀疑爲交脩所讒上書告其罪遣
大理寺丞胡蒙詣常按驗交脩無所絀然羣從多抵
罪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六年召爲給事中

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
書汀州寧化縣論大辟十人獄已上知州事鄭強驗
問無一人當死交脩乞治縣令冒賞殺無辜罪江東
留獄追逮者尚六百人交脩言若待六百人俱至則
瘦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則從輕詔
皆如其言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脩力陳
其害謂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時大臣建議人皆附
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以
今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
紙日作十數萬真贗莫辨售之不疑一觸憲網破家

壞產以賞告捕禍及無辜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
藏錘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無及矣
時議大舉交修曰今妄言無行之徒爲迎合可喜之
論吾無以考驗其實遽信之以舉事豈不誤國哉帝
覽之矍然翌日出其奏示大臣曰交脩真一士之諤
諤也蜀帥席益旣去帝問交脩孰可守蜀者對以臣
從子世將可用遂以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
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自重兵聚關外以
守蜀餉道險遠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漲而多覆
秋冬涸而多膠紹興 宣撫副使吳玠始行陸運調

成都潼州利州三州夫十萬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十
斃三四至是交脩曰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
腹心先潰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
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若水運可
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帝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玠行
之議徽宗配享功臣交修奏韓忠彥建中靖國初爲
相賢譽翕然時號小元祐從之人大允服八年夏以
親老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欲留侍經筵力
言母老願奉祠里中以優養帝曰卿去行復召矣改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九年六月召還除兵部尚書

翰林學士無侍講時河南新復交脩奏京西陝右取士之法乞如祖宗時設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別為號於南宮以收五路之才詔令禮部討論逾年復請補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却私請免上供以萬計領州數月卒交修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為文不事琢雕坦然明白在詞苑號為稱職自其後祖宿從父宗愈至交修世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入者自交修始交修衰次為書號曰世絲綸集以侈一門之遇至於事繼母以孝聞撫二弟極其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若交修者其文行之兼副者歟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維之北海祖及父皆中明經進士科崇禮幼穎邁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父見大驚曰吾家積善之報其在茲乎初入太學諸生溺於王氏新說少能詞藝者徽宗幸太學崇禮出二表祭酒與同列大稱其工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簿為太學正遷博士改宣教郎祕書省正字除工部員外郎尋為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為制詰三篇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為得之晚車駕如平江有旨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

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其俗悍強號難治屬有巨寇起建州聲撼鄰境人心動搖崇禮牧民禦衆一如常日訖盜息環城內外按堵如故徙知明州召爲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具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一二事進入崇禮言祖宗以來選

用儒臣以奉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旣非舊典且令越職望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又言駐蹕臨安以浙西爲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蜀在萬里外當召用其士天慰安遠人之心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崇禮再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據該審吏不得容其私後有詔重刊七司條勅崇禮所建明悉書爲令移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御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諜傳金人併兵趣川陝蓋以向來江左用兵非敵之便故二三歲來悉

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効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爲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九月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楊惟忠邢煥以節度使致仕告由舍人院出崇禮言

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鉞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勳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其後繼者曾公亮文彥博他人豈可援以爲例詔自今如祖宗故典進兼侍讀兼史館修撰時有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兵火之後典籍散亡崇禮奏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足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崇寧間蔡京提舉編脩增飾語言變亂是非難以便據舊錄修定欲乞訪求故臣之家文獻事迹參照又奏知湖州汪藻編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乞下藻以已

成文字赴本所並從之先是藻奉詔訪求其備未及
修纂崇禮取而專之嘗進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
風故事曰連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
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說牧民之吏咸得
其良則治功成矣苟能效當時之事以守令姓名詳
列于屏簡在帝心則人知盡心職業再入翰林凡五
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
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
入侵楊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
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爲行都肘腋之地備禦不可

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
錢帛以犒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疚心夙夜殆廢食
寢及春帝還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綬
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發
聰敏絕人不爲崖岸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
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
之英也中年頓剝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
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
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
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藁自於帝前納之且將脩怨

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為其任保樓鑰嘗敘其文以為氣格渾然天成一且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

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網羅俊彥布于庶職如衛膚敏以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同亦皆一時之表表者矧一止寧止兄弟之忠清交脩崇禮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七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八 宋史三百七十九

關儔司上柱國錄軍國書前書丞相兼國史副總裁

穆

章誼 韓肖胄 陳公輔 張釵

胡松年 曹勛 李植 韓公裔

章誼字宜叟建浦城人登崇寧四年進士弟補懷

州司法參軍歷漳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建炎初陳

通寇錢塘城閉部使者檄誼聚杭州七縣弓兵以張

聲勢會王淵討賊誼隨淵得入城賊平旋加撫定人

皆德之帝幸臨安苗劉為變帝御樓宰臣百執事咸

在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
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
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帝嘉
之事定竄希孟吉陽軍誼遷二秩擢倉部員外郎奉
使二浙貿易祠牒以濟軍用以稽遲罷未幾召爲駕
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張浚宣府陝西誼奏自趙
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專當除副貳使之自助何
臬贈官誼論其折衝無謀守禦無策乃中國招禍之
首乞寢免邵青自太平乘舟抵平江所至劫掠誼請
置水軍於駐蹕之地且言古舟師有三等大爲陣脚

次爲戰船小爲傳令皆可爲戰守之備詔淮南三宣
撫措置誼又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侵我亦累
歲奔走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比者駐蹕揚州有兵
數十萬可以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
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
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
遵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
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爲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
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禦守之
力有兵將必駕馭撫循不可爲將帥自衛之資有糧

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爲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
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詔問保民弭
盜遏寇生財之策誼對曰去姦貪殘虐之吏則民可
保用循良廉平之吏則盜可弭敵寇未遏以未得折
衝禦侮之臣財賦未裕以未得掌財心計之臣凡此
四者任人不任法則政治可得而治矣詔集議明堂
配享胡直儒等請合祭天地而以太祖太宗配誼言
稽之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則未盡施之事帝則未
爲簡嚴今國家旣以太祖配天於郊比周之后稷則
太祖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王仁宗皇祐二年

始行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乃一時變禮至嘉祐
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配享仍徹地示
之位故有去並侑煩文之詔如嘉祐之詔則太祖地
示已不與祭元豐正祀典之詔則悉罷羣祀臣等謂
將來明堂大饗宜專祀昊天上帝而以太宗配後不
果行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誼
儒，須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寃勿令補外尋除權吏
部侍郎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與一司專用
之法兼以前後續降指揮自成一書如此則銓曹有
可守之法姦吏無舞文之弊書成而吏銓有所執守

矣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誼奏比修紹興敕
令格式其忠厚之意則本於祖宗其綱條之舉則仍
於舊貫今在有司爲日既久州縣推行漸見牴牾欲
擬遵用則衆聽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則法屢變
而難守乞詔監司郡守與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
各撫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著
爲定法遷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誼奏漢有南
北兩屯唐有南北兩衛皆天子自將之兵祖宗所置
殿班親軍處禁門之內皆極天下之選今日神武兵
萃於五軍多逃亡之餘市井之人殿班親軍倚以侍

衛者曾無千百願陛下酌漢唐南北禁衛之意修本
朝遴選班直之法選五軍及諸州各為一衛合取萬
人分為兩衛則禁衛增嚴王室大競矣四年金遣李
永壽王翊來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
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為報使參政
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為代加誼龍圖閣學士充軍前
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粘罕兀
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
宮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
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

計得歸帝嘉勞之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內則戶部外則諸路轉運使副東南委輸最盛則又置發運以督諸路供輸之入皆有移用補助之法戶部仰以不乏者也今川廣荆湖土貢歲輸不入王府者累年矣皆發運使失職之罪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真泗今駐吳會則發運當在荆湖南北之間俾討論發運置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又言戶部左右曹之設諸路則運司左曹之屬也提舉則右曹之屬也若復發運司於諸路各置轉運

使副二員以一員檢察常平以應右曹之選則戶部財用無陷失矣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温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轉湊其價自平部使者以狀聞詔遷官一等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誼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帶笏帝曰此不足以償卿之勞其勿謝明年移躡建康復為部尚書誼奏營田之策謂京西湖北淮南東西失業者最多朝廷必欲家給牛種人給錢糧以勸耕則財力不足今三大將各屯一路如各捐數縣地均給將士收其餘以省轉輸非小補

也七年帝還臨安以誼為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提舉亳州明道宮代還八年卒年六十一謚忠恪誼寬厚長者故事臺官言事非挾怨以快已私即用仇家言為人報復誼獨存大體士論歸之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席益薦誼使金帝曰誼亦毋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毋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母年九十二子八人駟駒駟驪駟馳駟

韓肖胄字似夫相州安陽人曾祖琦祖忠彥再世為相父治肖胄以蔭補承務郎歷開封府司錄與府尹同對殿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賜三品服尋假給事中充賀遼國生辰使既還時治守相州請祠肖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秘閣知相州代其父任陛辭帝曰先帝詔韓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榮事也在相四年王師傳燕肖胄策幽薊且有變宜陰為守備已而金騎入境野無所掠而去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為祠部郎遷左司嘗言中原未復所恃長江之險淮南實為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

廢若廣脩農事則轉餉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
康行屯田於江淮又應詔陳五事曰遠斥堠戢戍兵
防海道援中原脩軍政擢工部侍郎時川陝馬綱路
通塞不常肖胄請於廣西邕州置司互市諸蕃馬詔
行之時召侍從問戰守計肖胄條奏千餘言帝稱其
所對事理簡當吏部尚書席益歎曰援古證今切於
時用非世官不能也紹興二年詔百官各言省費裕
國強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
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於戶部
戶部不能悉問諸州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

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
罷之可併併之立爲定籍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
則無失陷矣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冒請者
衆願立諸軍覆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則兵數得
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迫
以軍期吏緣爲姦斂取百端復爲寇所迫逐田桑失
時寇去復業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門矣願詔
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
書之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時多所采納又
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歲

祭禮遷吏部侍郎時條例散失吏因爲姦肖胄立重賞俾各省記編爲條目以次行之舞文之弊始革陣亡補官得占射差遣而在部常調人守待不能注授且有短使重難肖胄請陣亡惟許本家用恩例異姓候經任收使遂無不均且嚴六郡出入之禁而請託不行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酋粘罕專執政方恃兵強持和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已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疆軍聲大振誓當雪此讎耻今臣

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將行毋文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爲念帝稱爲賢母封榮國夫人肖胄至金國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肖胄先北使入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温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五年詔問前宰執戰守方略肖胄言女真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銳喜戰今三帥所統多西人吳玠繼有捷奏軍聲益振敵意必搖攻戰之利臣固知之自荆襄至江淮綿亘數千里

不若擇文武臣僚按行計度求險阻之地屯兵積糧
則形勢相接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
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
以責其固志當移二將於江北使藩籬可固又言諸
大將之兵自主庭戶更相讐疾若欲並遣進攻宜先
命總帥分以精銳自成一軍號令既一則諸將疇敢
不聽命畿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人入骨當以安集
流亡招懷歸附爲先今淮南江東西荒田至多若招
境上之人授田給糧捐其賦租必將接跡而至又奏
江之南岸曠土甚多沿江大將各分地而屯軍士舊

爲農者十之五六擇其非甚精銳者使之力耕農隙
則試所習之技藝秋成則均以所種之禾麥或募江
北流徙及江南無業願遷之人分給之躬爲營屯止
則固守出則攻討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
尋除僉書樞密院事和議已定復命肖胄爲報謝使
接伴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使肖胄論難三四反遂
語塞既至金遣人就館議事肖胄隨問隨答衆皆聳
聽其還給氈車及頓遞宴設自肖胄始除資政殿學
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幾十年
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

年六十七謚元穆琦守相作畫錦堂治作榮歸堂肖
胃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爲榮

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
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
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
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秘書郎靖
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
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用
謝克家孫覲爲纂脩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
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

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
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耻
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
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
和已有其跡願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徽宗
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
迎奉欽宗嘉之擢爲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宮遂幸陽
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論蔡京父子
懷奸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
必有庇之者詔謫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又奏朱勔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乞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爲李綱之黨鼓唱士庶服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卽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達惟揚初李綱得政公輔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改南劔州尋三宮觀紹興六年召爲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

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楊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

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喜其深得諫臣體賜三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權貨監倉及茶場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掎角之形徽宗計至公輔請宮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淡

黃羣臣未可純吉服明堂未常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乃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讎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

張翥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爲小官不與世詭隨時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翥適到部京族子應之以翥薦翥再三辭不獲遂卽館京亦未暇與之接翥嚴

毅聳拔意度凝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鬻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太驚亟以所聞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鬻深語鬻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歛容問計鬻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陽時薦於是名時鬻後守南劍州遷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爲陷建州遣

葉徹擁衆寇南劍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鬻獨率州兵與之戰分為數隊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隊人度所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三隊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衆敗走鬻知士安懼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鬻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讎編素未於是士安與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以全再知處州嘗欲造大舟

幕僚不能計其直覺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覺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即以二萬與匠者董役內官無所得乃奏紹興空乏難濟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以直龍圖閣知慶州蕩平餘寇進秘閣脩撰卒後廟食邵武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貧母粥機織資給使學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易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濰州教授八年賜對便殿徽宗偉其狀貌改校書郎兼資善堂贊讀為殿試參詳官以沈晦第一徽宗

太悅曰朕久聞晦名今乃得之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謂邊釁一開有不勝言者拂時相意提舉太平觀建炎間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入境貪吏解印斂跡以興利除害十七事揭于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一曰立國無藩籬之固二曰遣將無首尾之援三曰不攻敵技之所短召為中書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水戰士三千以為備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松年繳奏曰靖康之禍何稟輕脫寡謀宜為罪首去年秦檜還朝力稱其抗義守正

遂被褒贈已大咈士論今恪子琢自陳其父不獲伸
迎請二帝之謀飲藥而死此事凜然追蹤古人宜詔
有司詳考實狀庶不爲虛美以示激勸除給事中會
選將帥松年奏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在上
之人識擢何如爾願陛下親出營軍卽行伍蒐簡之
必有可爲時用者又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
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
飛艘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
遣重臣來計議以松年試工部尚書爲韓肖胄副充
大金奉表通問使時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

然而往至汴京劉豫令以臣禮見肖胄未答松年曰
聖主萬壽豫曰聖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復故
疆而後已使還拜吏部尚書岳飛收復襄漢令松年
籌度守禦事松年奏乞飛班師徐窺劉豫意向若豫
置不問其情叵測當飭將士謹疆場可也又條戰艦
四利一曰張朝廷深入之軍勢二曰固山東欲歸之
民心三曰震疊強敵使不敢窺江浙四曰牽制劉豫
不暇營襄漢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首奏八
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
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

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効又薦張敵萬
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於淖無得解者
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馬別爲任使庶幾外閩
漸多名將不獨仗倚三四人而已謀報劉豫於登萊
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粟欲憑籍金人侵我邊
鄙議者謂韓劉岳各當一面可保無虞松年奏三人
聲勢初不相屬緩急必不相救況海道濶遠蘇秀明
趙最爲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
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
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或無人可遣臣願疾

以赴其急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進討因覘
賊情帝決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參知政事專
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
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提舉洞霄
宮卜居陽羨雖居間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歛防
秋利害帝皆嘉納十六年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
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
六十一松年平生不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
費廣一無所陳請或勸其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
是沽名也喜賓客奉入不足以供費或請節用為子

孫計松年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况俸廩主上所以養老臣也自持囊至執政所舉自代皆一時聞人所薦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方秦檜秉政天下識與不識率以疑忌置之死也故士大夫無不曲意阿附為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之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閣門宣贊舍人為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為武吏如故靖康初為閣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

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挾父母并持帝賢妃邢夫人信命勛間行詣王又諭勛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勛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得遷秩紹興五年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勛以遠次為請改浙東言者論其不閑武藝專事請求竟奪新命十一年元本遣使議和授勛成州團練使副劉光遠報之

及淮遇兀朮遣還言當遣尊官右職持節而來蓋欲
亟和也勛還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來命勛為
接伴使未幾落階官為容州觀察使充金國報謝副
使召入內殿帝洒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金主
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還
梓宮及太后勛歸金遣高居安等衛送太后至臨安
命勛充接伴使遷保信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二
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為稱謝使時金主
亮已定侵淮計勛與倫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人
譏其妄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
淳熙元年卒贈少保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
父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
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
諤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
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
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
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
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
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壁豈特軍餉

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植三上表勸進願蚤
正大寶以定人心以應天意三降手札獎諭植感激
知遇言無不盡為汪伯彥黃潛善所忌高宗既即位
為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潭州湘陰
縣經楊么蕩析植披荆棘立縣治發廩粟振困乏專
以撫摩為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植才薦為朝奉
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彥舟未平植請修戰艦習
水戰分軍馬為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馬友二盜
平浚以破賊功上於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
滿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

皆屏黜浚亦去國植即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
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譔以戶部尚書居邇列
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除戶部郎中召植始入見
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毋老每辭願便養除
知桂陽軍丁毋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
劉鎮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服闋叅政錢
端禮薦差知瓊州陞辭帝慨然曰卿老矣瓊管遠在
海外改知徽州徽俗崇尚淫祠植首以息邪說正人
心為事民俗為變轉朝請大夫直秘閣改知鎮江府
遷江淮荆湘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踰年金人敗

盟朝廷將大舉以種漕運有才略授直敷文閣京西河北路計度轉運使種措畫有方廷議倚重乾道元年遷提刑江西二年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建康宣府兼本路安撫使主管行宮留守司事種上書極言防江十策其略曰保荆襄之障以固本根審中軍所處以俟大舉蒐選強壯以重軍勢度地險阨以保居民避敵所長擊其所短金人降者宜加賞勸皆直指事宜不爲浮泛疏上帝嘉其言以太府卿召赴闕有疾不克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爲之序謚忠襄子五人汝虞知桃源縣汝士朝奉大夫知黃州汝工知昌化軍

韓公裔字子展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掌帚賢妃閣牋奏尋充康王府內知客金兵犯京王出使公裔從行渡河將官劉浩吳湛私鬪公裔諭之乃解次磁州軍民戕奉使王雲隨王車入州廨公裔復諭退之王之將南也與公裔謀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及兵退張邦昌遣人同三

舅韋淵來獻傳國璽時淵自稱僞官議者又謂邦昌不可信王怒將誅淵公裔曰神器自歸天命也王遂受璽命公裔掌之公裔力救淵釋其罪元祐后詔王入承大統府僚謂金兵尚近宜屯彭城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正亦宜於睢陽受命時前軍已發將趨彭城會天大雷電不能前王異之夜半抗聲語公裔曰明日如睢陽決矣既卽帝位公裔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黃潛善適帝幸維陽公裔丐去潛善以爲避事遂降三官送吏部帝幸越念其舊勞召復故官幹辦皇城司仍帶御器械累遷至廣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公裔給事藩邸二十餘年恩寵優厚每置酒慈寧宮必召公裔會修玉牒元帥府事多故佚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修書官就質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捨已而求于帝銜之右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劾罷公裔遂與外祠在外居住而帝眷之不衰檜死卽復提舉佑神觀賜第和寧門西帝曰朕與東朝欲常見卿故以自近耳升華容軍節度使尋致仕後華容軍復爲岳陽軍公裔遂換岳陽軍節度使高宗旣內禪嘗與孝宗語其忠勞因詔所居郡善視之乾道二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

恭榮官其親族八人高宗賜金帛甚厚公喬律身稍
謹不植勢不市恩又敢與黃潛善秦檜異斯亦足取
云頌斐斐壽延廿歲華容軍賦爲廿國軍人公喬效
論曰章誼有蹇諤之節肖胄席父祖之蔭二人多所
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
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綱之隙是矣然旣辨安石
學術之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邪張鬻斥蔡京之禍
薦楊時之賢其趣操正矣況平寇有術而不自以爲
功乎松年鄙秦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
勛崎嶇兵間稍著勞効然金人入侵之計已決猶曰
鄰國恭順無他何其見幾之不蚤邪若李植韓公喬
蚤著忠盡爲天子故人能與黃潛善秦檜爲異閉門
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列傳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史三百八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節書丞相兼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炤

勾龍如淵

薛弼

羅汝楫

子願附

蕭振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秘書郎御史中丞廖剛薦鑄操履勁正可備拾遺補闕之選即命對鑄首陳動天之德莫大於孝感物之道莫過於誠誠孝既至則

歸梓宮於陵寢奉兩宮於魏闕紹大業復境土又何
難焉帝嘉納之拜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上疏
論士大夫心術不正徇虛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
由中而首尾鄉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者爲事君
之失懷險巇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
者爲行己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
術毋或欺誕盖有所指也時遷温州諸宮殿神像于
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
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
怨恣乞務從簡約不得過爲騷擾疏奏其事遂已擢

右諫議大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與
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
至當而行如是則事無過舉矣尋拜御史中丞先是
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
其異已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
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
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俱
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
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
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

子雲斬於市檜街鑄時金遣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未反太后鑾輿尚遷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爲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旣返命檜諷万俟卨使論鑄私岳飛爲不反欲竄諸嶺表帝不從止謫徽州時有使金者還言金人問鑄安在曾用否於是復使知温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乃再遣使金使事秘而不傳旣歸報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

年六十五鑄孝友廉儉旣貴無屋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飛之冤亦人所難然紹興已未以後徧歷臺諫所論如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免迎望風旨議者以此少之至於慈寧歸養梓宮復還雖鑄祈請之力而金謀盖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難自已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後我師屢捷金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盖檜之陰謀以鑄嘗爭岳飛之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鑄死四十餘年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謚恭敏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聚徒授業齊魯多從遊者入
太學貧甚夜持書就旁舍借燈讀之禮部別頭試第
一授恩州司理叅軍歷婺州教授辟雍博士出知道
州燕雲之役取免夫錢不及期輒以乏興論次翁檄
取屬邑丁籍視民產高下以爲所輸多寡之數約期
受輸不擾而集除廣西轉運判官時劇盜馬友孔彥
舟曹成更據長沙帥檄漕司預鳩糧芻三十萬以備
調發次翁即以具報吏愕貽次翁曰兵未必發先擾
民可乎吾以一路常平上供計之不啻三十萬已而
賊不犯境召對論事不合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

呂頤浩帥長沙辟爲參謀官頃之力乞致仕秦檜召
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
再相次翁負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遂以
爲吏部員外郎遷秘書少監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
人劉光世除使相奏以文資蔭其子次翁執奏繳還
除工部侍郎兼侍講蜀闕帥宰執擬次翁以聞帝以次
翁明經術留兼資善堂翊善改御史中丞論趙鼎不
法罷知泉州部差李泗爲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使
不可次翁言法令沮于下而不知朝廷之尊漸不可
長帝令詰宣撫司宣貲舍人陳諤孫崇節即閣門受

旨升轉次翁言閣門徑自畫旨不由三省非祖宗法寢弗命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次翁乞斬通以肅軍且言著令寸鐵入皇城者有常刑遂罷內教韓世忠與劉光世張俊與劉錡皆不相能次翁言世忠於光世因言議有隙俊於錡由措置有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感動之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爲秦檜言於帝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斥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

初無補願陛下以爲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喚皆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旨言吏部之有審量皆暴揚君父過舉得無傷陛下孝治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初次翁既論罷趙鼎鼎歸會稽上書言時政檜忌鼎復用乃令次翁又言之乞顯置于法且言特進乃宰相階官鼎雖謫降而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也遂遣散官謫居興化軍右諫議大夫何鑄又論鼎罪重罰輕降朝奉大夫移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論鼎聞邊警喜

見顏色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責以春秋當坐誅意之罰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視中大夫品秩不相遼漳州比興化尤爲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再移潮州安置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主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士論大駭金人敗于拓臯帝曰將帥成不戰却敵之功乃輔弼奇謀指縱之力除一子職名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岳飛未至檜與次翁謀以明日率世忠俊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旣至皆除樞密使罷兵

柄次翁歸語其子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回鑾次翁爲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納欲攘其位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喚裒金與之太后歸泣訴于帝曰王次翁大臣不顧國家利害萬一有變則我子毋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暴其罪誅之次翁先白檜謂所以然者以未嘗稟命故不敢專檜大喜力爲營救奏爲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爲冊寶副使帝終惡之檜諭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

祠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十九年卒年七十一贈宣奉大夫諸子壻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皆檜爲開陳也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出去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政和五年第再中宏詞科累官至吏部員外郎與秦檜力主和議紹興八年假太常少卿接伴金使蕭哲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多流涕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遷給事中十一年檜再主和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請皆除樞

府罷其兵權檜喜乃密奏以拓臯之捷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同入對帝命與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並宣抑赴樞府治事張俊與檜意合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卽首納所統兵帝召同入對復以同爲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修實錄同始贊和議爲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方俟高因論同貳政之初首爲遷葬之議自建康至信州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爲已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高再論責授左朝奉郎秘書少監謫居筠州十

四年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移池州十八年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祿二帝北遷金人聞愿名索之愿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又奔濟州元帥府勸進辟爲屬高宗卽位以元帥府結局恩授修職郎御營司辟機宜文字歷新昌縣丞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召改樞密院編修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罷主管崇道觀復除秘書郎議者謂外任未終改通判明州檜旣專政召爲秘書丞未幾拜監察御史臺長言愿資淺當先歷郎官

改司封員外郎遷右司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脩玉牒特以命愿愿言玉牒當載靖康推載趙氏事以秦檜建議本末書之十三年權直學士院充金國賀正旦接伴使金使完顏畢入境猶欲據主席中使傳宣畢不迎拜愿以禮折之皆聽服及還就充送伴使十四年爲御史中丞踰月升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玉牒十五年罷提舉太平觀初愿與張擴並居西掖一時書命藉擴潤色擴詠二毫筆詩愿以爲誚已訴于檜詠御史李文會劾之高閎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翊日又問檜檜曰

九成以唱異惑衆爲臺官所論予郡乃力乞祠觀其
意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開
薦之以語愿愿又嗾文書攻閱去藤州守臣言遷客
李光作詩諷刺時政愿在中司傳會其說謂光縱橫
傾險子弟賓客往來吳越誘人上書動搖國是光再
移謫瓊海文會旣升西府愿覘檜意稍厭卽數其害
政罷之後二日愿遂補其處帝與檜論事因曰朕謂
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旣賢則所薦皆賢愿
曰陛下任相如此蓋得治道之要又論史事檜曰靖
康圍城中失節者相與作私史公肆擠排帝曰卿不

推異姓宜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宣和
間耿延禧爲學官以其父在東宮勢傾一時士皆靡
然從之以徼後福獨檜守正不易蓋自檜再居相位
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愿希檜意迎
合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又三年起知宣州
玉牒書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二十二年卒年
五十二初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調蘄水令過之醉中
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
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
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卽

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合樂中平書院炎唱樓炤字仲暉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戶曹改西京國子博士辟雍錄淮寧府司儀曹事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帝在建康炤謂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時銓曹患員多闕少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併省吏員今縱未能損其所素有安可置其所本無乎紹興二年秦檜罷相炤亦以

言者論去六年召爲左司員外郎尋遷殿中侍御史明年遷起居郎言今暴師日久財用匱乏考唐故事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難行若參倣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可以制諸道之盈虛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詔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又言監司郡守係民甚切乞令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命中書門下置籍七年宰相張浚之兄滉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

燾封還乃命炤行炤又封還而竟為權起居舍人何
掄書黃行下於是燾與炤皆請補外以秘閣修撰知
温州未幾除中書舍人與勾龍如淵並命如淵入對
帝謂之曰卿與劉炤皆朕所親擢尋遷給事中兼直
學士院九年以金人來和肆赦炤草其文曰乃上穹
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
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尋兼侍讀除端明
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炤奏
京城統制吳革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太受皆以節
義革為范瓊所害敢大受為劉豫所殺乞賜褒恤又

奏陝西諸路陷劉豫郡縣有不從偽之人所籍貲產
並令勘驗給還炤至東京檢視宮室尋詣永安軍謁
陵寢遂至長安會李世輔自夏國欲歸朝炤以書招
之世輔以二千人赴行在尋至鳳翔以便宜命郭浩
帥鄜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吳璘帥鳳翔炤欲盡移川
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移軍陝右則
蜀口空虚金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
自屈當依山為屯控守要害於是璘政二軍獨屯內
地炤又會諸路監司于鳳翔皆言蜀邊屯駐大軍之
久坐困四川民力乃下其議語在世將傳炤還朝以

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
十四年以資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僉書樞
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為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
伺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後謚
襄靖炤蚤附蔡京改秩為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位
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
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道江人勾姓本出古勾芒
高宗即位避御名更勾龍氏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沉
浮州縣二十年以張浚薦召試館職紹興六年除秘

書省校書郎歷著作佐郎祠部員外兼禮部起居舍
人嘗進所為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
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
多艱澁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八年兼
給事中同知貢舉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
面命草趙鼎罷相制如淵言陛下既罷鼎則用人才
須聳動四方當速召君子顯黜小人帝曰君子謂誰
曰孫近李光小人謂誰曰呂本中先是詞臣曾開以
老病辭不草國書帝欲用如淵代之而趙鼎薦本中
故如淵憾之又言臣觀朝廷事非君臣情通未易能

濟大臣於事稍有過差陛下訓飭之可也陛下所欲爲勢有未可大臣亦當明白辯論然必陛下先與大臣言及此意若不先言即大臣論一事不從尚未之覺至再至三遂以爲陛下踈之或疑他人有以間之既以懷疑即不能盡誠陛下察其不誠又從而疑之安有君臣之間動相疑間而能久於其位者願陛下明諭之帝曰前此未常有以此告朕者卿見秦檜亦宜語此時檜方得君如淵猶恐委檜未專故及之除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執政侍從及內外諸臣皆以爲非是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爲檜謀曰相

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即擢如淵中司如淵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爲之則易無其端而發之則難陛下即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蹕建康三初也自建康復還臨安四初也自趙鼎相劉大中王庶相繼去今復獨任一相召三名士凡事有當行而弊有當去者又一初也臣願以正紀綱辨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者爲獻又言孟庾召節在途士論不與帝曰朕欲遣令使金國在廷莫更有小人否對曰如趙鼎爲相盡隳紀綱乃竊賢相

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盡用奸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乃竊朝廷美職而去帝曰卿胡不論對曰目今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孟庾一人以正今日公論其他容臣一一爲陛下別白之於是出庾之嚴州又連論庶大中皆罷之金國遣二使來議和許歸河南地使者踞甚議受書之禮不決外議洵洵如淵建議取其書納禁中於是同諫長請對又呼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許臺諫見宰執商議乎吏曰有遂赴都堂與宰執議取書事宰執皆以爲然帝親

筆召如淵李誼入對明日詔宰執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人情始安九年奏召還曾開范同而罷施庭臣莫將以謂開同之出雖曰言語之過而其心實出於愛君庭臣將之遷雖曰議論之合而其迹終近於希進今國論既定好惡黜陟所宜深謹又論張邦昌時僞臣因赦復職非是帝曰卿言是也朕亦欲置此數匹夫不問對曰將恐無以示訓其後卒不行忽一日如淵言和議之際臣粗自効如臣到都堂若不遇朝廷再遣使之議則和議必至於壞而宣對之日稍有將順則遂至於屈臣於二者粗有報國之忠臣親

老願求歸帝不許如淵疑帝有疎之之意又奏曰臣向薦君臣腹心之論陛下大以爲然其後秦檜在和議可否未決之間欲求去陛下頗罪之臣再三爲檜辨析今陛下與檜君臣如初而臣反若有讒愬於其間者帝曰朕素不喜讒卿其勿疑如淵嘗與施廷臣忿爭庭臣謂如淵有指斥語帝謂秦檜曰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檜請斥庭臣而徙如淵待其求去然後補外帝不可於是與庭臣皆罷初如淵與莫將及庭臣皆力主和議如淵緣此擢中司而將及庭臣緣此皆峻用張燾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爲

言如淵入言路卽劾二人至是與庭臣俱罷其後檜擬如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年六十二如淵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翼秦檜擠趙鼎讐呂本中逐劉大中王庶心迹固可見矣子佃僕似

薛弼字直老溫州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州刑曹杭州教授初頒五禮新書定著釋奠先聖誤用下丁弼據禮是正州以聞詔從其議監左藏東庫內侍王道使奴從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弼白版曹窮治人嚴憚之靖康初金兵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

不悅弼意與綱同圍解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求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舉河防弼以點檢糧草從之爲計畫甚切皆不能用乃乞罷歸改三門白波輦運尋主管明道宮提舉淮東鹽事改湖南運判楊么據洞庭寇鼎州王瓌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么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鬪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藁其上流

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秘閣時道殣相望弼以聞帝惻然命給錢六萬緡廣西長平米六萬斛鄂州米二十萬斛振之且使講求富弼青州荒政民賴以甦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鬪是

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諭憲憲佯悟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盜伍俊旣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万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許弼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則地過桃源遠矣俊至則漸以循遷秘閣脩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移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鈐轄李貴爲賊所獲民作山砦自保守臣莫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強壯游手各千人爲効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升弼集英殿脩撰與將兩易弼至郡漕臣以游手易聚難散恐爲他日患聞于朝事下弼議弼謂昔守漳贛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敏爲巡檢選丁壯千人號奇兵日給糗糧責以滅賊自是歲費錢三萬六千餘緡米九千石凡四年而賊平弼知廣州擢敷文閣待制卒年六十三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湖北除盜歸功于万俟卨檜誣岳飛下吏卨以中司鞫獄飛父子及憲皆死朱芾李若虛亦坐嘗爲飛謀議奪職惟弼得免且爲檜用屢更事任通籍從官世以此少之

羅汝楫字彥濟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
登聞鼓院遷大理丞刑部員外郎奏命官犯公罪勿
取特旨以終惠臣子又戶口凋耗宜少寬養子之禁
拜監察御史未踰月遷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
章論岳飛罷其樞筦朱芾李若虛嘗謂飛議曹主帥
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斷咸謂死有
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爲非欲從
輕典皆坐黜王庶謫道州郡丞孫行儉以官廨居之
汝楫劾其無忌憚當斥且令庶徙居劉子羽知鎮江
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閑暇爲備檜怒風汝楫論

罷之時撫州有兩陳四繫獄誤論輕罪者死汝楫誦
其冤且言獨罪獄官而守倅不坐非祖宗法於是詔
天下斷死刑守以下引囚問姓名鄉里然後決又言
國家駐蹕臨安淮南不可置度外當重防海之寄守
長江之要革竄名賞籍以勸有功遷起居郎兼侍講
帝問或謂春秋有貶無褒此誼是否對曰春秋上法
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
嘗曰自王安石廢春秋學聖人之旨寢以不明近世
得其要者惟胡安國與卿耳兼權中書舍人除右諫
議大夫有南雄守奏對太后之歸和議之力也當盡按

前言和不便者時相是之驟用爲臺官中外悚懼多束裝待遣汝楫言皆不當罪宜以崇寧事黨爲戒議遂寢遷御史中丞舊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侍御史汝楫求去益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史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請祠居喪未終而卒年七十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子顥顓頊頌願類皆有文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爲詞章高雅精鍊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十卷爾雅翼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於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蕭振字德起溫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謀學嘗奉父母董農役隴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兒遠大器也未冠游郡庠旣冠升太學時有號三賢者推振爲首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信州儀曹時州郡奉神霄宮務侈靡振不欲費財勞民與守議不合會方臘寇東南距信尤近守欲危振檄振攝貴溪弋陽二邑旣而王師至衢又檄振督軍餉振治辦無闕大將劉光世見而喜之欲以軍中俘馘授振爲賞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之功乎諸邑盜未息守復檄振如初振悉意區處許其自新賊多降者

守以賊去振獨為辦行守愧謝之調婺州兵曹兼功曹時振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為時革弊景衡然之時盜賊所在猖獗婺卒揚言欲叛以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土兵強勇者幾千人日習武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士心守疑而罷之羣卒數百人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即往羣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可急釋械當為汝言眾拜謝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

事悉與謀嘗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繕庸工板築未數月城壘屹然一毫無擾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願仕或薦于朝授婺州教授改秩乞祠以執政薦召對敷奏數事皆中時病帝大喜拜監察御史明年冬以親老乞補外章上不許面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召為中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搖鼎大中既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

必論盍自爲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陛辭奏曰國家講和恐失諸將心宜遣使撫諭示以朝廷息兵寬民意雖兩國通好戰禦之備宜勿弛帝曰卿欲奉親末便豈不知朕有親哉振曰臣之親所係者一夫也陛下之親所係者天下也陛下以天下爲心聖孝愈光矣帝歎其忠將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屬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太平觀後知

台州海寇勢張振至克之二十二年以楊煒在獄供涉鐫徽猷待制謫居池州初煒將上書責李光狗秦檜議和時振爲侍御史煒見振道書意振然其言及振知台州而煒治邑有聲每大言無顧忌振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又移書於檜從子秦昌時俾同薦之屬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李參政及太師昌時義不當舉待制亦不可舉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遂因煒獄中供前事而貶明年詔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置制使軍儲適闕倉吏以窘告振奏留對糴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

在掎克即先告檜謂振唱爲闕乏之語風御史劾振
要譽復謫池陽而總計者以譖得蜀帥旣而專用羅
織掎克其民民益思振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
振還成都父老懼呼蜀道振至一切以寬治或問其
故振曰承縱弛革之當嚴今繼苛劾非寬則民力瘁
矣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沈該湯思退曰四川善政前
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敷文閣學士卒于
成都府治年七十二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
民無老稚相與聚哭於道遺表至帝悼惜之賻銀五
百兩絹五百匹贈四官振好獎善類端人正士多所

交識其間有卓然拔出者迄爲名臣振居瀕江自父
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
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爲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
卷子誠忱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
以饗富貴而次翁尤爲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
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
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爲可尚然又爲之使金而通問
焉蓋墮其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矣

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辟策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為改館既而金使至悖傲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既具草駭遽引却者眾如圭獨以書責檜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柰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檜怒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輪對言兩

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儂及張燾以行檜以不先白已益怒如圭謁告去奉樞歸葬故鄉既窆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杜門十餘歲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荆南舊戶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迹時蠲口錢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而增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版曹日下書責償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檜歿被旨入對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為本語甚切又論東

南不舉子之俗傷絕天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今屯田之法歲之所獲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有贏餘之望惰農者無饑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荆淮曠土畫爲丘井倣古助法別爲科條令政役法則農利修而武備飭矣以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宗藩並建儲位未定道路竊有異言如圭在遠外獨深憂之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深考群言

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或以越職危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復起如圭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爲暴占役禁兵以百數如圭以法義正之宗官大沮恨密爲浸潤以去如圭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倣舍邵武以居士大夫高之學者多從之質疑卒年五十九如圭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所草具屯田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張浚視師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罷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于家子念

祖念德念茲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劭黨也嘗市婢有武臣疆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鞫之郡將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累官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舶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術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僞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

請用蔡京王黼之黨有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爲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臯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臯名賤官卑爲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寢以錄用久之以病請補外以直秘閣

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諫百官陳裕國疆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稅役以墾閑田汰懦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蕃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厲將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絕弊倖簡法令以息瘡痍宰相擬表臣爲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罷除待讀又累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送吏部授台州黃巖丞尋除點點浙西刑獄召爲秘書少

監同修哲宗實錄帝如建康詔表臣兼留司叅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傳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荅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敷文閣待制三歲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王居正字剛中楊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
新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
時心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
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爲首以風多士他考
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荊州教授皆不赴大
名鎮江兩帥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
召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
中尚誰待居正避寇陽羨山間勉出見公一道此意
爾宗尹愧謝入對奏昔人有云君以爲難易將至矣
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爲之理然國勢日

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於難者勉強爲之今以爲
難不復有所爲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宣和末
以爲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末以爲
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日雖
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宣和以爲難故
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爲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
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
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
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
議遂定天地復合祭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

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撫州守高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為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試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叅議遷起居郎帝方鄉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為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群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曰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彌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曰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欲盡為向者百七十三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寃其實未始不重費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

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為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為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

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湏胡桃文鶉鴿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鶉鴿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召爲太常少卿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帝欲遷趙令應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宗法若令應以庶官得遷則宗室爲承宣者不旋踵求爲節度何以却之遂寢其命上書人陳東歐陽澈已贈官居正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彥以彰二子殺身成仁之美大將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怙俊勢侵辱令令郭彥恭械之俊訴于朝帝爲罷彥恭居正

言彥恭不畏疆禦無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勳戚家賦役與編戶均蓋欲貴賤上下共濟國事以寬民力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大禮進奉乃陳子享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察民力無所從出不能預降旨蠲之至使州縣自陳已爲非是乞速如所請除目有自中出者居正奏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裒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又曰陛

宋史文傳卷一百四十一
八
下惡安石之學嘗於聖心灼見其弊安在帝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國疆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居正凶暴詭詐傾陷大臣罷官屏居括蒼三載其弟駕部郎居修入對帝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舍人劉大中侍帝論制誥帝曰王居正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帝舉居正守

婺免貢羅御炭事曰守臣愛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起知温州是時檜專國居正自知不爲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子猶布衣其學根柢六經揚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

正旣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祕府二書旣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頤奇之第進士爲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大臣薦召試館職不就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會有爲敦復直其事者改通判臨江軍召爲吏部郎官左司諫權給事中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言光世帥一道未聞爲朝廷措置毫髮乃先易私畝比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

罪中外稱美謂有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且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爲定都建康計中興有期何患私計之未便權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渡江後庶事草創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敦復素剛嚴居吏部請謁不行銓綜平允除給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牒四百充賜予敦復奏兵興費廣凡可助用度者尤當惜矧兩宮在遠陛下當比令節欲奉一觴爲萬歲壽不可得有司乃欲舉平時例慶賜乎遂寢有卒失宣帖得中旨給據太醫吳球得旨免諫敦復奏一卒之微乃至上瀆上聰醫

官免試皆壞成法自崇寧大觀以來姦人欺罔臨事取旨謂之暗贏指揮紀綱敗壞馴致危亂正盜前弊不可長也汪伯彥予召嗣除江西監司敦復論伯彥姦庸誤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改知袁州又奏召嗣既不可爲監司亦不可爲守臣居右省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爲吏部侍郎彗星見詔求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卽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

造爲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恥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毀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又論比來百司不肯任責瑣屑皆取決朝請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宰執所治煩雜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非所以爲政願詳其大略其細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已則一事旣屈必以他事來屈我今所

遣使以詔諭爲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二則此後可以號令我小有違異卽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贊屈已之說外議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爲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尚書張燾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又以此躋橫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史夫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柰何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羣枉門力爲自治自疆之策旣又與燾等同班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國公能曲從兩地且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計設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胡銓謫牯州臨安遣人械送貶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爲開封者必不如是澄媿謝爲追還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砭聞之皆以其言爲過至是竄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等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等路經制使故事侍從

過宰相閣既退宰相必送數步敦復見檜未嘗送每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尋請外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閑居數年卒年七十一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洛州司理參軍累官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呂頤浩見而奇之入爲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尋除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公事充脩正局檢討官乞令檢正官察通進司帝

從其請時頤浩再相植黨傾秦檜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官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歸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

威福在已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喚王
昞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
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
大臣之禮察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
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
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
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
旣然則何忌憚而不爲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
君臣之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

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
欺君私已有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爲多
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復上章曰檜行詭而言譎外
縮而中邪以巧詐取相位姦回竊國柄收召險佞蟠
結黨與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
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蓋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
下發明詔以檜潛慝隱惡暴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
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破爲臣姦膽庶朋比之
風不復作矣除太常少卿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
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言龜年陰結大臣致身要地

又交結諸將趣操不正罷歸司諫詹大方希檜意劾
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落職本貫居住卒六十三
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
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
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先奉
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爲子姑
沒始復本姓少有聲太學試爲第一累官至校書郎
爲臧氏父母服服闋除兵部員外郎適高麗使回充
送倅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間調挽舟夫甚擾有詔

禁上提舉人舡王珣畫別敕遇風逆水澁許調夫瑀
渡淮見民丁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違御筆詔
命淮南提舉潘仁貴核實良貴奏珣言非是金人入
侵求可使者瑀請往未行會欽宗卽位議割三鎮命
瑀往河東秦檜往河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
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汭
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卽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
天下事且論欲慕祖宗而適追無術欲斥仔宦而寵
任益堅欲鋤姦惡而薄示典刑欲汰濫繆而苟容僥
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責其效苟且之

習復成黨與之私寢廣最時病之大者帝曰朕非不知此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瑀曰事固當熟慮然優柔不斷實隳事功帝問李綱宣撫兩路外議謂何瑀曰僉論固以爲宜然綱前與大臣議論不合須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金酋幹离不粘罕爭功故幹离不欲和粘罕欲戰朝廷遣人齎蠟書約余覩皆爲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然謹飭邊備徐觀其變使未行瑀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

圖大計帝嘉納之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對言陛下毋問有無第正事修德則變異可消瑀常論蔡京非常因言吳敏庇京又疑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辭改屯田郎官謫添監漳州鹽稅高宗即位召爲司封員外郎遷光祿少卿國子司業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尋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獻除直祕閣提點江東刑獄召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建修政局其目曰省費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時三衛軍弱五軍多出於盜瑀言李捧崔增輩各將其徒張俊王瓌本無兵機令呂頤浩

出征即捧增輩便可使隸戎行帝因言願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彥除簽書樞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除兵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諫方公孟言瑀不可去復以爲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劉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不宜去遂復留願浩薦席益旣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瑀曰益爲人公豈不知何必用願浩曰給事不見

御批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不敢論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願浩赧然即劾益未幾以言者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尋復徵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父母喪服除知嚴州徙宣州復奉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因論鄧禹嘗言興衰在德厚薄初不論大小光武不數年定大業禹言如合符契今英俊滿朝豈無爲陛下畫至計者願厲志而已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劔有輕我心豈可保其不肯盟宜省費抑未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民日益厚兵日益疆使

宋史列傳卷一百四十一 十七
金人不敢窺為長計帝曰且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書檜既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為是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為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為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為譏已遂與祖魏安行鍍版京西漕司亦奪安行官籍其家毀板檜死瑀子孫乃免錮云有奏議六卷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為學未冠由舍選貢京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兼治石獄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既戰稍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回帥江西廣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羣盜據洞庭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為營小艦出戰乘水洄直擣賊巢賊勢以衰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闡

弗辯求嶽祠歸歷鄂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聞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闕中地闡首言闡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邊糴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言十三年遷祕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闡曰祕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竟罷王營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冬帝躬攬萬機起闡提舉兩浙路市舶入爲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宮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災禦盜之術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臣願陛

萬曆二十八年刊

下嚴賊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大之澤例爲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三十二年孝宗卽位闡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爲捷冒受爵秩州廂禁軍因單霈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爲施行金主亮死葛王褒復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遣使

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工部例進宮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柰何辭闡笑曰寶冊非吾功也吾能爲子孫冒吾功賞乎隆興元年真拜工部侍郎闡奏臣去冬乞守禦兩淮陛下謂春首行之夏秋當畢今其時矣帝曰江

淮事盡付張浚朕倚浚爲長城會督府請受蕭琦降
詔問闡闡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靈壁縣闡慮大
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請益兵殿後已而正
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闡曰陛下出師受降是也
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銳氣
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浚軍聲復
振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
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
爲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爲鑒帝再三嘉獎金
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

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
帝記賣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
耳闡曰聖度當如天奈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
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
以書諭通好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
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
不已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
今彼為客我為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
民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黷之帝用真宗
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遍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

尤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闡請益力迺除顯謨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群言勃勃不平檜旣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銓張

尚書闡耳子叔椿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名璆者嘗為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今姓後復避宣祖廟諱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為國子博士出提舉利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譴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北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為監察御史遷殿中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殿中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桂陽軍改海州時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民堅守建炎間居毋憂以秘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為起居郎

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為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舍四通五達而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使孟庾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庾怒命擬犒師擬借封樁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召為禮部尚書

遷吏部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為省記出入自如至是修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日輪侍從赴都堂給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以天旱地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

者監司守臣獻美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
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
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
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權酷立法甚言犯者籍家財
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酷賣則不敢問是行
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
傷矣尋以言者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觀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與祖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
故父子俱罷起知溫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卒年七十
五謚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郡守

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出避遇賊至欲兵之擬
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
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淨智
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趙逵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榮徙蜀家於資州
逵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考歷代興衰治亂之
迹與當代名人鉅公出處大節根窮底究尚友其人
紹興二十年類省奏名明年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
甚切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
不悅即罷知舉王曠授逵左承事郎簽書劔南東川

帝嘗問檜趙達安在檜以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達單車赴闕征稅者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意愈恨達賡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達猶以為未太平耶又謂達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達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為助達唯唯而已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達往謝達不答檜滋怒欲擠之未及而死帝臨哭檜還即遷達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如景靈宮祕省起君惟達一人帝屢自達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

擢自卿登第後為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達奏言路久不通乞廣賜開納勿以微賤為間庶幾養成敢言之氣帝嘉納之普安府勸講至戾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達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盖有所在也二十六年遷著作郎尋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達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明

年同知貢舉盡公考閱以革舊弊遂得王十朋閻安
中始達未出貢闈蔣璨除戶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
以璨交結希進還之帝怒罷次膺付達書讀達不可
璨以此出知蘇州次膺仍得次對達兼給事中未幾
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
帝語王綸曰趙達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朕
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附權貴也先是達嘗薦
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
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郊次雲應詔宰執以聞帝曰蜀
人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用者不因論薦無由得知
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
自檜顓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達以疾求外帝命
國醫王繼先視疾不可爲矣卒年四十一帝爲之投
淚嘆息達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
雖不肖庶幾慕之方檜權盛時忤檜者固非止達一
人而帝亟稱達不附麗又謂達文章似蘇軾故稱爲
小東坡未及用而達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棲雲
集三十卷

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頤
表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謹

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彊禦大略相似若夫居
正辨王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
力排蔡京之黨尤爲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
擬朴實端亮趙逵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爲檜所忌
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

